

西藏史大綱

上

K 297.5

W. 906

11

西藏學漢文文獻彙刻

第三輯

西藏史大綱

顧廷龍題



吳燕紹編著

西藏学汉文文献汇刻第三辑
西藏史大綱 十六開精裝二册

吴燕绍编著

顧 問 吳 豐 培

主 編 拉 巴 平 措
陳 家 璣

責任編輯 王 哲 卿

編輯 西藏社會科學院西藏學漢文文獻編輯室

出版 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復制中心

印刷 北京市大興縣古籍印刷裝訂廠

發行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

一九九三年十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 一—三〇〇

定價 二二〇元

顧 問 吳 豐 培
主 編 陳 拉 巴 平 措
責 任 編 輯 王 哲 卿

据讲义稿印

縮印《西藏學漢文文獻彙刊》緣起

《西藏學漢文文獻彙刊》，是西藏社會科學院編印的一種漢文史料叢書。原為綫裝本，今據以縮微重印，以精裝十六開本譽世。主要緣由有二：其一，綫裝本印數甚少，多已脫銷，極待重印；其二，綫裝本成本較高，私人多無力收藏，影響使用。縮印精裝成本低得多，可為讀者置備此書提供少許方便，有利於藏學研究。

《彙刊》的第一、二兩輯，共計重要文獻古籍十六種，四百多卷，已成縮印精裝本十二巨冊。今後遂將精選藏事文獻多種，編入《彙刊》的三、四輯，繼續縮微印行。

縮印《彙刊》承蒙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和全國少數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室的支持，在

此一併致謝。

藏學研究的基地在中國，率先研究藏族和西藏的是中國的各民族學者。即使從唐代算起，也已延續一千多年。至於運用馬列主義的觀點和方法研究藏學，則始於新中國建立以後，但發展很快。尤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最為顯著。據不完全统计，近十多年中新建的各類藏學研究機構，不下二三十處，專業和業餘的藏學研究人員已逾千人；已問世的藏、漢文藏學專著和史料集有數百種，發表于報刊的藏學論文達數千篇，其中有些專著和論文，受到國內外藏學界的重視，分別獲得優秀圖書和優秀論文獎。藏學研究的隊伍從來沒有今天這樣朝氣蓬勃，藏學研究的成果從來沒有今天這樣絢麗多彩。這些事實說明，中國

共產黨和人民政府，極為重視繼承和發揚藏族文化的優良傳統；中國藏學界的各民族學者，工作極為勤奮並卓有成效。

前幾年各地紛紛整理出版藏、漢文藏學史料時，就有人說：這是藏學興旺發達的吉兆，不要多久，藏學研究就會出現一個新的局面。是的，中國藏學陽光燦爛的春天正大步向我們走來。

三

陳家道一九九〇年十二月十五日述於北京

前言

《西藏學漢文文獻彙刻》，是西藏社會科學院繼編印《西藏學漢文文獻叢書》之後，奉獻讀者的又一部重要的藏族史料集。

《彙刻》主要選刊西藏學漢文文獻中的善本、孤本和手稿，自成體系。它是《西藏學漢文文獻叢書》的姐妹篇，兩者可互為補充印證。

《西藏學漢文文獻叢書》原名《西藏研究叢刊》。第一輯共十六種二十四冊，均已陸續成書。第二輯共收入自唐代至民國間重要史料八種，現已付印四

種，其餘四種將在明年成書。遵照學術界朋友的建議，自第二輯起改用今名，與《彙刻》同時印行。

《叢書》為排印本，《彙刻》為綉裝本。我們這樣做，是因受到西藏學界一些朋友的督促。

《叢書》問世之後，得到了西藏學界和在藏族地位工作的同志們的大力支持和鼓勵，早期出版的幾種多已脫銷，有待重印。大家希望我們儘快把這一部藏族史料叢書編完，早日提供使用，使我們感到形勢逼人，深為不安。

按照西藏社會科學院院長、《叢書》奠基人

多杰才旦同志的設想，這部《叢書》應當把唐以前至民國之間與藏族有關的可信史料都收進去，使它成為一部確有科學價值和使用價值的好書。這件事才剛剛開頭，還需要做大量的工作。我們從讀者的需要考慮，想到編印《彙刻》也許是一種可行的辦法。

我們試圖用這種辦法達到兩個目的。其一，使西藏學漢文文獻的某些善本、孤本和手稿，早日得以刊布，適應部分讀者的急需；其二，保留某些漢文古籍的本來面目和版本特色，流傳後人。如能達到預期效果，首先要感謝讀者的鞭策。

我國學者對藏族和西藏的研究，從廣泛的意義上說，至少可以上溯到唐代或唐代以前。歷代留下的藏事著述不下千種，屢見於正史和私家文集，應該說這些著作都是不同時代的研究成果。至於用馬列主義的觀點和方法研究西藏學，則是近幾十年的事情，但近年發展很快，正在成為熱門學科。無論研究隊伍的規模和素質，無論研究成果的數量和質量，都超過了以往任何時候，其中在史料建設方面取得的成就尤為明顯。各地不斷成編的文獻史料專集和

匯編·證明有不少志士仁人正在為西藏學的發展奠
基鋪路。有人說這是西藏學興旺發達的吉兆·不要
多久·西藏學研究就會出現一個新的局面·我們贊
同這個判斷·並且熱烈歡迎這個新局面早日到來·

牛力耕 一九八七年七月十五日述於北京

代序 先父吴燕绍传略

吴丰培

先父吴燕绍先生（一八六八—一九四四）生于清同治七年，那时正处在没落的统治阶级，自吹为『中兴』时代，而实际上国内则穷兵黩武，大力镇压革命力量，对人民则横征暴敛，民不聊生，政治日趋黑暗，经济濒临崩溃。对外则面对帝国主义个个企图分割中国，毫无对策，屈辱退让，主权日丧，逐步陷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位，因此素称鱼米之乡的江、浙两省，也在兵灾之后，民生极度困难。他是在这个时代生于江苏省吴江县。家庭生活，极为清贫，是靠祖父的教家馆及祖母针黹来糊口的。

一、简历

据先父自云：幼时好学，五岁入学，九岁能诗，十岁能文，略长，不甘于专习八股，对于文史百家，涉猎很广，擅长诗赋，文气纵横。当时长沙王先谦任江苏学政，提倡文史，见其课文，颇为嘉许。与吴县章钰、胡玉缙、曹元弼、金祖泽诸先生^①以文会友，为南菁书院的高材生，膏火所入，以补家用。这是他以笔代耕的开始，后主持本县书院，如杨天骥、祝纪藩均出其门下。陈去病、钱荣威、费树蔚、曾朴等均加推崇，结为师友。

光绪十七年辛卯（一八九一）中乡试，二十年甲午（一八九四）中进士，榜下分发内阁中书，后转为吏部候补主事，宣统间调理藩部主事。辛亥革命后，任蒙藏事务处帮办。民国三年（一九一四）蒙藏院成立，任民治科、宗教科科长，十七年该院裁撤南迁，便结束了官吏生活。

他的笔墨生涯，於光绪末年，曾在上海新闻报任主笔，为时较短。民国初年又主编蒙藏回白话报。

他的教育工作，民初在殖边学校，北京法政专门学校任教，及清华学堂（即清华大学前身）北京大学史学系，担任文史课程。

二、研究蒙藏史的由来

先祖父名恢杰，号莲衣，屢试不第，以西北战事甫定，百废待举，乃投笔从戎。同治十三年（一八七四）四月，自筹路费，涉难履险，以达乌鲁木齐，参襄办新疆军务提督张曜之幕，为司章奏，著有西行日记，东归日记各一卷（现藏上海图书馆我已编入甘新游踪汇编中）不久以病归，在家休养，与儿辈谈西北地理形势，出示图像。先父虽年仅十龄，闻之眉飞色舞，百听不厌，于西北地区，产生兴趣，不幸先祖不久去世，但因年幼，未能将庭训纪录下来。

及长，鑽研文史，颇负时誉。光绪十四年（一八八八）应试秋闱，三场策论，有西北地理，竟瞠目不知所对，落第而归，愤而读辽、金、元史、西域诸书、西藏史志，于西北史地，粗知梗概，边域情况，悉心研究。光绪二十年（一八九四）中进士，以内阁中书用。当时规定，凡发抄之件，均经内阁。每值夜班，遇边务章奏，手自抄录，往往达旦。宣统初年，又曾随民政部大臣善耆赴内蒙古考察，遍涉东四盟各地区。后由吏部调往理藩部为主事，在北档房行走，每见旧档，涉及蒙古、西藏、新疆者，择要抄录，为编典汇集资料的开端。

时镶红旗蒙古副都统、陆军第六镇统制吴禄贞，曾留学日本，颇具豪气，有革命思想，也曾到内蒙古各地考察，那时沙皇俄国正在窥视外蒙，以谋据为己有，故内蒙也岌岌可危，亟思经营之策。以先父研究蒙藏问题，素与交往，曾与共商策略，拟定大纲，由先父执笔，日以继夜，不久交卷，再由禄贞润色成书，名曰经营蒙古条约，不及公布，而禄贞遂署山西巡抚，密谋革命，被袁士凯收买他的卫队长，将他刺死。该书故仅有抄清本存于朱启铃手。民国二十五年余辑边疆丛书，广收未刊之作，朱愿借付印，抄本交来，先父见之，以早已遗忘的旧稿，又得重见，极为欣慰，并写了跋文，以志此书编写经过。已经付排，又因七七事变爆发终于拆版，极为可惜，而先父经营蒙古保卫边疆的苦心，于书中可得概略。前年友人借去，拟印入吴禄贞全集中。

由于他注意边疆史地之学，故殖边学堂及法政专门学校延聘为教师，担任边内地理、蒙藏回史、

蒙藏新疆地理等课程，都编有讲义（现北京图书馆尚藏上述讲义印本）更对于此类史料，加以系统的收集。

及到蒙藏院任职，目击当时军阀在中原各地的混战，人民更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而边疆地区，则任帝国主义的吞食和侵略，主权丧失，毫无挽救之策，只会拖延推委，一旦发生变故，更措手无策，政权经济，任人侵据，尚盲然不知该地的情况，政治腐败，使人难忍，先父愤然，更欲完成一部清代边疆史料，以供国人志士之参考。除已集的资料外，更广为选录，平日节衣缩食，将部分工资收入，均作为抄录资料之用，本人则穷年累月，寒暑不休，最初仅限于蒙藏地区，后以清初平定准噶尔部，收复新疆各地，无不兼及新疆，殊难分开，因此扩大范围，将回部^②也包括在内，初名清代边事长编，继改为清代蒙藏回部典汇。

民国二十年故宫博物院成立了文献馆，开始整理档案，先父时在北京大学文学院担任西藏史课程，大量利用档案资料，更多请抄手，历时不到三年，收集到数百万字，后竟因日本侵略华北，民国二十二年何梅协定的前夕，书笈档案纷纷南移，文献馆所存旧档，重要者均装箱南运了。因此停止了旧档收集，更从其他方面进行补充。

三、清代蒙藏回部典汇的编纂经过和几次补充修订

此稿最初仅就收到的资料、旧档加以排比，觉得很不全，以后乃仿宋李焘资治通鉴长编之例，以编年录事，在伪满未将清历朝实录印行以前，只有清史馆才藏有全部清实录，一般研究清史，均难见到，即清史专家孟森先生，也未能见其全部，故最初只有依靠东华录。东华录为编年体，先后经过多人之手，现有四种：

最早为蒋良骐所编。良骐字千之，广西全州人，乾隆十六年进士，曾充国史馆纂修官，故依据清实录及其他史籍，自天命、天聪、崇德、顺治、康熙、以及雍正五朝史料，以编年为体，成书三十二卷，

以国史馆在东华门内，故名为东华录，是一部较早的清朝编年史书。光绪时，王先谦以蒋录简略，乃为之增补续编，自清初以至同治共为四百二十五卷。先谦字益吾，湖南长沙人，同治四年进士，授编修。曾上疏弹劾太监李莲英闻名于世，他著作极多，为著名的史学家。同时潘颐福又编了咸丰朝东华录六十九卷，与王录颇有异同，特别边事胜于王录。颐福湖北罗田人，同治十三年进士。

最后为光绪朝东华录。是朱寿朋所编，凡三百二十卷，虽体例沿用以前蒋、王、潘诸录，而编纂时，清德宗实录尚未成书，故取材广泛，将邸抄、京报当时章奏全文，尽量收集，确胜于以前三种，价值很高，驾乎后成德宗实录之上。寿朋字锡百，江苏上海人，光绪二十九年进士，翰林院编修。

典汇就以上四录，加以选用，以作第一次稿。

当德宗实录编纂时，曾就原稿，选录了有关边务六十余册，与后成之实录颇有异同。^③后来参加清史稿编纂工作，借到了清历代实录的原本，增补了东华录的不足。

兹核清实录、东华录都是以上谕为主各处奏报之折，只有事由，并无原文，对于事件，难详原委，而其中最大问题，莫过于年月，两书均以上谕颁发日期为准，不管事件发生的日期，中原地区，若六百里加快，不过相差二日左右，边地遥远，往往驿递便须数月，及见上谕，便与事件发生之期，相隔已久，若在年底奏报，次年才得谕旨，而后编史者又据此年月记述，便多迟误。（如圣武记中便有年月错误，竟差一年者）因此感到仅据清实录和东华录，不独不能记载事件全部经过，并记时也不可据，故进一步扩大范围博采户收，大致为几方面。

（一）圣训、上谕、起居注。以上三类，惟圣训有刊本，起居注最为原始资料，价值极高，亦选录部分。

（二）档案、档案之最要者。以军机处为最，故所录康、雍、乾三朝材料最多，惜以抗战前夕，档案南运而停止，可是所录各件，竟成中原孤本，更属可珍。

(三)方略。清廷对于各地区兵事，凡用兵得胜后，均开馆编纂方略，以夸耀武功，并记录军政方面的经验，因所收之上谕、章奏，始末俱备，所记年月，翔实可据，较诸实录、东华录更是详备，所保存的原始资料，更为丰富。如平定朔漠方略，平定大小金川方略，平定准噶尔方略及廓尔喀纪略，均加收入，并将廓尔喀纪略用档案补充，另成廓尔喀纪略辑、补共五十万字，已于一九七七年由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印成油印本。

(四)奏牍。清代边疆大吏，概用满蒙人士，清初的章奏多用满文，以防泄漏军机，如抚远大将军允禔的奏稿，即为满文译汉。孟保的奏疏中，也是满汉兼用，又均译成汉文，故刊本流传不多，乃广事从旧家收集，一并选录。

(五)凡专记蒙古、西藏、新疆之作，如蒙古史、蒙古游牧记、卫藏通志、西藏见闻录、西域图志、新疆图志等，均择要选录。

此稿容纳了上述各种资料，其中不乏秘籍，前人所未经发见的。故内容丰富，举凡政治、经济、地理、史事、军政、外交、风土、人情、宗教、文献、莫不涉及。篇幅之多，字数之夥，似乎清代记边之作，无出其右者，故顾颉刚先生于文革之后，第一次见面，首问此稿有无损失，告以妥存无恙，便喜形于色，称幸不已。又于一九七九年四月十日的日记写道：予之心事有三部当表章吴燕绍：清代蒙藏回部典汇……。说明他对此稿，极为关心，可惜均未完篇，尚待大力整理和补充，方能成书。

其他尚有蒙藏杂案，理藩院杂案，中俄交涉杂案，哈萨克史料，章嘉呼图克图源流，蒙藏回地名小识等，均各成专篇。

清史稿中西藏篇的编写

先父以研究蒙藏问题，闻名于当时，清史馆馆长赵尔巽以史稿中西藏一篇，无人编写，故一再登门延聘，他才应允参加，担任了西藏篇编写工作，同时也为了利用清史馆所藏的清实录，大量收集了

所需要之资料，在西藏篇中仅用少量，而重点提出三方面的问题，一为清初的武功，使藏地政权进一步统属于当时中央政权之下，使祖国边疆更加巩固，各项管理制度，逐步完善。一为抵御外侮如廓尔喀的二次入侵，西藏属地锡金之被英帝割据等，均缕述经过。一为清季外交之失败，帝国主义之节节侵略，而中央毫无抵御之策。当时驻藏大臣均为满员，昏聩无能，丧权辱国，独驻藏大臣文硕则回护藏地主权，力拒英帝之主张，特予表扬。惟稿成后交清史馆审查，经过别人删改，未能保存其本来面目，闻捷克研究西藏学者高马士曾将此篇译成捷文，以作他的博士论文。可是先父见到现在清史稿此篇，极不满意，有意用其原稿重刊问世，迄未有成，甚为可惜，容将寻觅旧稿，重为董理④。

西藏史大纲

先父前任法政专门学校时，所编的西藏史地讲义，较为简单，等到北京大学历史系任课，大量利用其掌握史料编成西藏史大纲讲义，起自唐初，迄于乾隆中叶，凡有六七十万字，其自序云：

『有清一代，以宗教之信仰，施以羁縻政策，辅以兵力御侮，收入版图，而外祸频仍，英俄互诱，至锡金条约，订城下之盟，国势一落千丈矣。……窃愿治边政者，鉴得失之林，考盛衰之故，勿以旦暮之更张，谓可以起衰而兴胜我抗也。又勿搪撞号呼，欲率一世之人，兴盲进以为破坏之事也。边氛日亟，后患方长，毋趋捷于近功，乃渐渐于正轨。读书明理以浚其性，正德利用，以厚其生。虽曰仓荒，立地成佛，谨纂迂论，敢告象胥。』

他的编纂宗旨，于此可见崖略。此稿谬承世人推许，如龙骧在卧云楼西北沿边图籍志，评论此书云：

『本书历叙西藏自开国以来，迄于清代，一千余年，举凡藏事之兴衰，对华之向背，政教之分合，历次兵事之始末，教争之起讫，对英、对俄交涉之经过，旁如山川形势、道路、水利、礼俗、赋税、食货等项，见诸奏议，至为明晰。二百史年，中外关于西藏记录诸书，要以此书为详备。』

他的赞许，不免过当之处，然此讲义确是收集了较多的西藏资料，可惜尚未完卷，仅至乾隆末年。容当续成，以迄清末。

其他著作尚存诗集若干卷，文集若干卷，随笔若干卷，并有关于目录及藏书家考据诸作，不涉本文范围，就不赘述了。^⑤

余论

我学识疏浅，但继承先人遗志，对于藏史也略窥门径，前后已完成清代西藏史料丛刊等数百万字之资料。较诸典汇，仍是沧海一粟，当尽我余年，以完成部分旧稿，则先父宿愿，亦可得偿。关于我的五十余年编写生涯，另见固围斋主学记。

① 章钰字式之，著有钱遵王读书敏求记笺证，四当斋文集等，胡玉缙字绥之，著有说文旧音注补遗改错，四库提要正补，许林等。曾元弼著有礼经校释，复礼堂文集等。金祖泽擅长骈俪，有文集若干卷。

② 清代称维吾尔族为回，新疆南部为回部，沿用旧称。

③ 清德宗实录未成书，曾就初稿，辑其有关边事者数十册。后闻伪满付印实录全部时，因光绪一朝颇多触及日本侵略之事，曾由罗振玉等篡改，故现印之本，已非完全本来面目了。

④ 清史馆初定西藏部份之事，为宗教志，故初稿则政治与宗教并重，及送稿后，改为西藏，内容也有删动，有失本意。

⑤ 先父字寄荃号侮迟，晚年称固迂叟。

緒論

世界進化之階級莫不始於圖騰繼以宗教而成於國家方其爲圖騰也其民漁獵至於宗法其民耕稼而二者之間其相嬗而轉變者以游牧爲最後由宗法而進於國家而二者之間其相受而蛻化者以封建爲最久方其封建時代民業猶耕稼也獨至國家而後兵農工商四民備具其羣相生相養之事乃極盛而大和強立蕃衍而不可尅滅此其爲序之信如天之四時若人身之童少壯老期有遲速而不可或少紊者也若躐等而進其盛也雖不啻強成軍國社會而其衰也土崩瓦解仍回復其漁獵遊牧耕稼之原狀抑又聞之自其恒幹之所服習者言之則命曰政治自其恒幹之所服習者言之自其神智之所執著者言之則命曰宗教政治必相附麗不然不可以久其由甲政治以入乙政治也必有新宗教以慰勉之而其將出乙政治以入丙政治也例先微撼其宗教而後政治由之而蛻未有舊教不裂而新政可由中而蛻者故其宗教與政治附麗疏者其蛻易其宗教與政治附麗密者其蛻難此人天之大例也西藏一宗教之國也由黑教而紅教由紅教而黃教今則世界文明日進恐黃教不可維持矣夷考尼雅持贊博汗時代由黑教而進於紅教勝四方各部落而爲八十八萬土伯特國主尼雅持贊博生一異相子命名曰哩勒丹蘇隆服絕域衆汗修明政治以經教引導部內群以爲大悲觀世音菩薩出現能轉十金法